

吉石齋叢書三集

渚宮舊事卷第一

陽南經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余知古撰

周代上

嚮熊為周文王師成王即位封其孫熊繹于楚以子男之田居  
 丹陽實枝江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為句亶王治江陵康死  
 國絕熊渠之後數世至文王熊貨始大遂都郢今江陵北郢城  
 紀城是也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惠王因亂遷鄢城今宜既立復  
 歸而舊史缺見按惠王之末墨翟重墨趨郢許慎注墨子云郢  
十里有郢城是也 莊子折謀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宰見黠懷王入秦  
 齊人使鄆中立王市因與王市是皆昭惠後來莫不于焉根本

則知鄆郢之遷權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為白起所拔  
北遷陳城其地遂邑于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凡十九王  
而太史遷云郢居八代失之遠矣

文王至頃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著者賢相則彭仲爽鬬子  
文孫叔敖子西葉公子高吳起昭奚恤將帥則屈瑕觀丁父成  
得臣屈建騏瘠夫子重昭陽昭尚景陽奉法則粥拳廷李箴尹

克黃石奢將軍子囊

別有一子囊見呂氏

正諫則葆申蘇從成公賈伍奢

白公子張申無宇尹文樂師扈子管蘇莊辛忠烈則申公子培

林楚冒穀蘇

即申包胥見戰國策

奮陽王孫由于莫敖大心易甲莊善申

鳴屈盧默識則令尹子上鬬伯比遠賈申叔豫司馬戌梁公弘

屈宜屈白太宰子朱成公乾侍士則公子行屈春黃歇奏使則

屈完鬪章豚尹士池王孫圉進賢則沈尹筮虞丘子儒學則觀

射父左尹然丹左史倚相子期氏傳春秋左鐸椒沈尹革文章則

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籌策則伍柔觀從申射士出王弟子秦子

慎菴蛸杜赫昭雇江乙陳軫應對則申叔時士慶遠啓疆伍舉

藍尹尾莫敖子華高讓則屠羊說蒙穀王子啓景舍盧金魯陽

文君隱逸則繒封人老萊長廬接輿蚘荆北郭先生詹何江上

丈人鷓冠漁父武勇則屈蕩潘濬談苗襄微公孫丙樂伯許伯攝

叔叔山冉司馬子期市南宜僚莊蹻石乞宋遺伎術則養由基

糜侯翼侯魏侯三人善射教吳至適似優孟風湖班翰鍾儀唐

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其行事則概見于左氏云

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嬀游于雲夢三月不返得丹望之  
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者王罪當咎  
王王曰曰不穀免于襁葆齒于諸侯願請變更葆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臣寧抵罪于王無足當于先王王曰敬諾引席伏葆申  
束細箭五十跪加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  
也遂致之遂痛葆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  
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諸例請死王曰不穀之罪促召而謝之  
殺茹黃之狗折苑路之嬀放丹望之姬務治國政并國三十有  
九焉

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

說苑作常侍管蘇恭王有疾新作管饒是文王事

犯我以

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也必以時爵之申

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

則思然吾有室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

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而為不仁而欲得

人一政無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五月

而鄭人殺之子文聞之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文王曰不

伐徐必反朝徐文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也厲曰強之以弱

如石之投卵虎之食豚且為文不能達其德為武不能任其力

鼫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

成王時鬬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遂釋之子文責廷理曰凡立廷理者所以司犯王令察觸國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勉之于法令吾族為犯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明著于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夫死遂致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寡人幽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吾黨何憂乎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恐萌方正公平也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  
衣以朝鹿裘以處無一日之積王聞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自是令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入人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  
以庇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富死非逃富也

鄭子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  
視子瞽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我以汝為未  
人而封若父兄矣子瞽卒不顧于是王下堂問曰夫人位重也  
封邑尊爵也一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對曰妾聞婦人以



處正為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顧是失儀也一言不顧告以夫  
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焉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  
君王曰善遂立為夫人其後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  
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  
者且是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子晳進曰夫摘姦擷猾  
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强必為所傷王必將易之不如亟  
先施太子王不聽子晳退謂其保曰王將以聽易太子吾懼禍  
亂之作謂王先施太子王不吾應疑我之譖也夫信不見疑見  
疑而生不如死以信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遂自殺  
成王剖卞和之璞封和為陵侯和不就而去作追怨之歌曰悠

悠沂水到荆山兮積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  
山採玉難為上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  
之亂朱粉墨同兮俛仰嗟歎心摧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彰兮沂  
水滂沛流于汶兮進寶得刑體離分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  
成王生商臣范至商似相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鴟鳶食鳥而  
飛非其子之不吉其母為之災也王怒殺范至商似謂成王與  
子玉子西皆掙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無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  
江將入郢穆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  
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王使為工尹至是又與子家謀殺王

王聞之殺鬪宜申及子家

莊王卽位三年不聽朝而好聽成公賈入諍王曰不穀禁諍者  
今子諍何故對曰臣非敢諍願與王聽也王曰胡不設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鳴不飛是何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  
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不鳴樹將以覽民則是鳥雖  
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  
進者五十人所卻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于中國曰寡人惡為人臣遠諍其君  
者有諍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高爵食君厚祿愛其身而不諍  
非忠臣也乃入諍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成姬左裯服

右朝服曰吾鐘鼓不暇何諍之聽蘇從曰臣聞好道者資好樂者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亡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抽金刀勿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之相

令尹虞丘子言于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其政其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才之所不着無當其處臣為

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敘滄禍不止計久踐

高世妨群賢之路且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

孫叔敖秀羸多能

注荀卿子曰叔突秀長左左謂左脚長

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

政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

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  
君愛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工子萊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  
叔敖為令尹虞工子之族犯法叔敖報而殺之虞工子喜入見  
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矣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軌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也

莊王敗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王親手旌左右  
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  
者數人斲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王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  
之力乎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露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奮  
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遵

災及吾身遂與之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聲聞不知沈尹筮曰今  
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義均以適主心  
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王悅之欲以為令尹辭  
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彼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下若也虞  
止子亦進之王乃以王與接叔敖為令尹

孫叔敖為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也俗盛美政緩禁上令無  
姦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所便民皆樂其生王以  
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皆去其業郢市令言之令尹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桓譚新論云楚郢都車轂擊民肩摩令尹  
市路相排夾朝衣新而暮衣弊也

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頃矣叔敖曰罷吾今命之復矣  
五日朝相言之王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國  
人好庫車不便馬王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  
從不可王必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不教民從其他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鹿裘冠白冠後來  
吊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  
吊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  
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

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殺羊之裘

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

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勝之遂終身不變

淮南子云莊王誅里使

叔敖制冠澣衣  
自知當用也

莊王問孫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臣

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敖曰國驕士曰

士非我無遵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遵安彊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夏桀

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己者為是不合己者為非故覆土而不



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已 以偏國而  
驕士哉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諍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  
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葬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曰今有敢以馬諍者罪至死  
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以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  
王曰何如對曰臣請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楨豫章為題湊發甲  
卒為宰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于後廟食太牢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于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大王以六畜禮葬之以壙竈為椁銅歷為棺蓋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麻葬之于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大官

優孟見寵于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歲其子見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復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為相王許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毋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治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召

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以我死王必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北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

皇覽叔敖家在南郡故城自十一里今江

陵也北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丘累世不絕

詹何以善釣聞于國以獨蠶絲為綸芷鉤為釣荆蓀為竿剖粒

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甲竿不

撓王問而異之召問其故何答曰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

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勤手之也臣因

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

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任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國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

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蹄何曰是黑牛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然黑牛以布裹其蹄其精察如此

鄧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

人之友者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則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言人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則在官日益功業日益修此所謂言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失皆敢交爭則國家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言主王善之于是疾壯士夜不懈遂霸天下

莊王獵于雲夢射隨見中之

說苑云射耕雖中之  
呂氏春秋作隨見

申公子培劫

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屬吏左右曰培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培以病卒王與師與晉戰兩堂大勝晉歸而賞有功子培弟請賞于吏曰臣之兄子培嘗讀故記曰隨殺見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因其死吏言于王王使人發平

府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北郭先生郢人王聞其賢使使賈金百斤往聘之先生曰臣有

箕帚之婦願以計之卽謂其婦曰楚以我為相則結駟列騎食

方文于前如何其婦曰太子以織履為食粥羹履無怵惕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丈之前所甘不過一味而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徇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去之

楚庭神有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嘻莫能中莊王命養由基始矯

弓操矢未之射猿擁挂而號由基矢發之猿應矢而下則由基

以其矢先之也王又使射青蛉曰吾欲生得之由基開弓拂其

左翼

令尹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南望獨下臨方皇  
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薄不可當也

士慶以進言莊王用為令尹中庶子跪于王前而語之曰臣尚  
衣冠御郎三年矣前則為豪矢後則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  
不賜臣臣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外不及  
諸侯如何此者可富不可貴乃出璧玉賜之曰忠信者士之德  
行言語者士之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  
且有賢臣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焉退曰可初之賢人死矣  
諂諛在君之慮其君好樂而無初民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伐

之必矣王從之果然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妖其忘予君子曰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功焉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有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賑百姓賓客無糧者諸侯聞而畏之

莊王與晉戰而之慮諸侯畏已歸築五仞之臺臺成觴諸侯請約王曰我德薄之請侯請為觴王仰而曰將將之臺霄霄其謀我言而不賞請伐之于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貢渚宮





渚宮舊事卷第二

周代中

楚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群臣請公子入朝車不得至于第  
天雨庭中滯太子遂驅車至第門廷理曰車不至門法也太

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斬其輶而僂其僕說苑云少師慶逐太子之

車韓王作廷理太子入王廷曰必誅之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

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大法廢令是

臣乘君而下尚狡臣乘君而主失威下尚狡則上位危吾將何

以遺子于是太子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再拜請死罪王益廷理

爵二級以旌之

莊王無子愛幸樊姬後宮不得進幸姬言于王曰妾以卑微之  
身明不足以自昭善不足以補過後宮出入十年矣寢專寵衆  
妾不進繼嗣不孳王有偏施之過妾有專寵之罪此非大王全  
國之福王善其言使六姬更侍有子六人樊姬言從志得援琴  
而歌曰忠信言兮從正不邪衆妾進兮繼嗣多王聞之欣然於

獻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

荆南志云莊王墓在江陵西洲  
里周回四百步前後陪葬數

十塚皆為  
行列也

恭王之為太子將出雲遇上尹上尹趨避家人之門太子下車  
從之曰子大夫何為如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不  
祥莫大大夫何為若是上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

之心

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心多亂一兔走于街  
萬人追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雖  
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嫡位無立亂自是生矣世子者國之基  
而百姓之望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是絕其本本絕則擾亂  
猶兔走也恭王間立子昭為世子其後猶有二國葉疾之亂  
楚與吳將戰楚師寡吳師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戰必敗敗王  
師辱王名虧壤土忠不忍為也不復于王而遁至郊野使人復  
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以為利也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  
遁者無罪則後為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則荆國終為

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  
質于其上鄢陵之戰恭王擒于晉潘該養由基苗襄微舉足蹙  
其體四大夫載而行遂反郢

恭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亡師于鄢廢先君之業覆楚  
國之師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以大夫之靈保護首領  
以沒于地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  
擇焉莫對及五命而後許王薨令尹子囊議謚群臣曰王有命  
矣子囊曰君謂恭若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  
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康王弟午質秦 不出也 說苑云子午韓申射士曰資臣百金

臣能出之因載之晉見叔向而告之且曰請以百金委子叔向

受金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公曰何 曰秦不出楚王之

弟是晉楚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彼如禁之我曰為出楚王

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不出是卒惡必不敢禁城

壺丘晉從之秦果出公子午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

靈王與伍舉登章華臺 臺在江陵東百餘里臺形如角高十丈餘亦名三休臺是也 曰美矣

哉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

以為明不聞其以為土木之崇高彫鏤之美以金石匏竹之音

大囂衆庶之樂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為明以察清濁為

聰也昔先君莊王為苑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廣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  
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頓子其大夫侍之先王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  
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始升諸侯距無有至者而後太宰啓疆請魯侯  
懼以罰之役僅得以來使富都邠豎積焉使長鬣之士相焉臣  
不知其美也矣

靈王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觴之偏悅魯侯既醉賜以大曲之弓  
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誨魯君曰

左傳作大屈之弓云遠啓  
疆說魯侯此所載見魯連

乎與傳也 弓壁楚之上寶吳君求不得今屬魯吳與秦齊聞之是  
徙禍于魯魯君懼而反之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為章華之臺又闢為石椁陂以象帝  
舜民始思亂矣翟人來朝靈王誇之與客登章華臺三休乃至  
王曰翟王亦有臺乎使者曰翟堂高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佚又惡得有此王甚愧之

太宰子朱侍飲于令尹子圍子圍啜羹熱援卮漿波之明日子  
朱辭官而歸其僕怪問之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  
明年伏即尹筮之三百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乾曰殆屈春乎景公



怒曰國人以為卧歸于我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夫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智甚少而子玩之鵠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損顏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于屈春乎

靈王簡賢務鬼信巫覡祀群神躬執羽帔舞壇下吳師來攻國人告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樂神明當蒙福祐不敢救吳兵遂至獲太子后妃已下

平王時令尹子常城郢有盛弘之云江陵東北七里左司馬沈尹

戍曰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折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初莊

王幼弱令尹子孔將伐羣舒使公子燮與鬬克守二子作亂城

郢及恭王時令尹子囊將死

北庚仲雍云江陵城東二里許有子囊墓

顧命子庚必

城郢至是其孫子常復就其功

伍員之亡也王使捕之員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自鄭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公不應東南向而啼畏楚也員再拜曰

知所之矣因之吳過于楚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渡之

已絕江問其名不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之劍願獻之丈

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子胥吾尚不取

何子之劍為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祝曰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至衆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可夫對曰昔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文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弊于鄢茅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吾子經營楚國吾不欲薦芟以干子子乃止之也

越勝吳又請平于楚將攻晉左史倚相謂平王曰越破吳寡士死銳卒盡索平以攻晉是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平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逆戰大夫種曰吾士盡甲傷不如貽之乃割露陰五百里以和

司馬子期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雨十日星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十日雨兵聚而寒吳人心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  
而吳人至見荆戒備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  
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昭王欲遊荆臺司馬子期進曰荆臺之遊左江右湖前望臘山  
下臨方望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殆願大王無遊荆

在章華之東去江陵一百三十里臺周圍百有餘丈王怒之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今荆

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撫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  
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有所謂王聽之乎王曰子言子西曰臣  
聞為人臣而忠于君者爵祿不足賞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

不足誅夫子期者忠臣若臣者諛臣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  
令我聽司馬之諍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奈何子西曰禁  
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側子孫必不忍遊  
父祖之墓以觀為樂也王曰善乃還

昭王使石渚為政

史記作石奢

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

車立于廷曰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敢乃伏斧請死  
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  
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令吏捨之上惠也不敢廢法臣  
節也遂不去斧質歿頭于王庭

狂接輿楚人也

皇甫謐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也

躬耕以食其妻市來返昭王

使使者贖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  
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  
而遺之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曰今昔王使使者贖金百鎰  
欲使我治江南妻曰君命不從非忠從之是遺義不若去之乃  
夫負釜馭妻戴紆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

吳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鼓壞宗廟徙陳器吳以班處  
王宮吳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入之  
吳王盡妻後宮至平夫人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  
之表公侯者一國之儀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  
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

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旒架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若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今君王棄義從亂亡之欲放絕之禁以行令訓民哉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立一朝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且凡所以欲妻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是殺又何益于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闔永巷不釋兵三旬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于楚曰用子綦將因擊之用子常將因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綦吳人擊敗闔閭攻郢三勝

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也其沉者以其飲不休不棄如之流沉

昭王及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寃伍奢二子懷恨東奔吳創讎構禍破國都鞭屍戮骸工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反國憂未徂王垂涕不復聽樂扈子亦終不操琴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出府之裘以賜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吳襲郢當房賜者請往戰死闔閭一日五徙當房之聽也

屠羊說從王出奔王反郢賞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彊之說曰大



王失國非臣之過故不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商人必有不獻重賞然後得見于君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而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溪中王謂司馬子期曰盲人于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為我求之顯為兄弟請以三族之位子期舍車而徒求之五日夜而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使不從非忠也惡富貴于上安習俗以下意者過也說曰豈可貪爵祿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竟不受而去

越如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聘為妃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如參右王親乘駟馳逐遂登附壯之臺觀士大夫逐者王歡乃顧謂

二妃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子生又若此死又書此蔡姬曰弊  
邑之君因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猶以為未足故以婢子  
為苞苴况今乃比嬪妃列于後宮固願生俱樂死同時豈敢有  
二哉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王復謂越姒曰吾願與  
子生又若此死又若此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  
事終而能改卒伯天下妾以君王謂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  
勤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  
婢子不弊邑寡君之太廟也不約以死妾不敢聞命其後王病  
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王問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移于令  
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羣臣聞之請以身

禱于神王弗聽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為不使越如曰大哉君王之德于是妾願從矣昔日之遊淫樂矣是不敢許及君王復于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况妾乎請得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者吾戲耳若今必死是彰孤不德也越如曰妾死王之義不死

王之好肉也遂自殺及王薨

郭仲產荆州記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餘里沮水之西輿地志云昭

王墓薄二百羣臣曰其母信者其子必仁乃立越如之子熊章是為

惠王

芋尹文荆之驅逐羸鹿者司馬子期獵載旗旗長拽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角而斷之貳車抽弓于韋授矢于箛而未發也子期伏軾問舊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聞之王者之旗拽于地國

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角今子出自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雖文斷之不亦可乎子期悅之王所王曰吾聞之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對曰臣固將謁之彼鞭朴之使而敢斷臣之旗勇也臣問之而服臣以法智也勇且智臣願君王用之昭王曰善乃使為江南令大治

申鳴楚人治園養親孝聞于國惠王欲仕之申鳴曰何舍為孝子乃為忠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于國有位于朝有樂為而我<sub>汝</sub>不憂故我欲汝之仕申鳴受命王以為左司馬暮年遇王孫勝之亂申鳴帥攻之勝謂石乞曰鳴天下勇士今將兵奈何乞曰鳴孝子劫其父殆與我也勝從之謂鳴曰子歸我我與子分楚

國不然則死是矣申鳴流涕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既不  
得為孝焉得不為忠特援鼓之遂殺勝其父亦死焉王且賞之鳴  
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正君之法以殺臣之父非孝子不  
可兩全名不可兩立悲夫若此以生亦何以見天下之士遂自  
刎而死

石乞侍坐于屈建建曰王孫勝其亂乎乞曰勝所下士者三人  
與己若者五人與同食者十人其行若此何故為亂建曰此吾  
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以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是苟不難  
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居十月勝果亂石乞勒兵以示易甲  
曰與我無患不富貴甲笑曰吾子常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

得天下不義吾不敢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殺君而死  
使我從子非吾義也子行其威吾明其義不亦可乎且遂子以  
兵為爭應子非聲為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石乞將崩屈盧拔  
劍而屬之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  
回今子覆國求福于靈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愍  
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  
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劍也

王孫勝立子閻子閻不肯劔劫之以刃閻曰王孫相輔楚國匡  
正王室而后庇焉啓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  
家吾雖死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

問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欲以明其德不為諸侯非惡其位以欲潔其行見國而亡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遂強之不可遂殺之

楚人莊善者

韓詩外傳云莊之善新序作莊義之

辭其母將死君母曰棄母死君

可乎善曰間事君者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請往死之此至朝三廢軍中其僕曰子懼可速迴善曰懼吾私也死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子蘭子事王孫勝勝將為難告子蘭曰吾將為大事願與共之蘭曰我事子而與子弑君是助子不義畏患而出是適子于難故不預子以成吾義契領于庭以遂吾行

惠王時陶朱公子殺人于楚有司囚之朱公遣其長子裝黃金  
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為書遺故所善莊生戒其子至則進千  
金聽其所為慎無預其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子進書金如其父言生曰  
可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出不過生以其私  
賚遺國之貴人焉生雖居貧窮然以廉聞于國自王以下皆師  
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歸之以為信耳故  
金至謂其妻曰此朱公金也有如病不瘳戒後歸勿動而朱長  
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入見王曰某星宿此則害  
于楚王素信之曰為之奈何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曰先生



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人封三錢之府貴人警告男曰王且赦曰何以知之曰王每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封之朱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重以千金棄莊生所無為也乃復見生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生知意欲復得其金使入室取朱公子持去自幸也生羞為所賣入言于王曰臣前言某星事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非能恤國而赦乃以朱公故也王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子故而施惠今論殺朱子明日遂殺

楚與吳越戰于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不利則退難吳越

迎流而進順流而退不利則退速吳越因其勢亟敗楚及惠王  
時公輸般始為鈞強之備退者鈞之進者強 量長短而製為  
兵自是楚兵節吳越兵敗又嘗為木鳶乘之以窺宋城公輸般  
為雲梯之城將攻宋墨翟聞之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于  
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  
再拜曰吾聞子之為雲梯以攻宋楚有餘于地不足于民殺所  
不足重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  
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  
胡不見我于王遂見之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設九攻而墨  
九卻之般意不過楚王欲殺之墨曰般 殺臣則宋莫能守然

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墨至郢獻書于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日百鍾以待官命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時惠王在

世已五十年矣

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

無乃失士王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

悼王時魏吳起來奔以為令尹起言于王曰大臣大重封君大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虛人貧困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孫三代而收其爵祿減百史秩損不急之伎杜私門之財以奉選

練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強秦諸侯畏楚及悼王薨魯陽騏期及陽城君殺王母闕姬而攻起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王尸中矣疾言曰群臣亂吳起楚國之法麗兵于王尸者加重罪及肅王立于是誅滅中王尸者七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速于鏃矢初郢以兩版築垣起變之用四國人惡之



渚宮舊事卷第三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於宣王江乙謂君曰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處尊  
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撫綏而服何以也安陵君  
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  
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妾不弊席寵臣不弊輪今君擅楚  
國無以深自結于王竊為君危之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請以  
身為殉如此則子長得重于楚國曰謹受令居三年而不言乙  
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見  
矣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既而王游于雲夢結駟千

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叱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叱依  
輪而至王手弓而射之一發盡殪王抽旃旄而抑叱首仰天而  
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千秋萬歲之後子誰與樂此乎君  
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偏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之後臣願得  
以身試黃泉辱螻蟻又何得此樂乎王大悅乃封壇為安陵君  
番子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令尹昭奚恤以罪乙未幾其母亡  
布乃言于宣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臺令尹  
侍王曰令尹信盜之不為其富貴虧法不盜而誣之國有常刑  
乙母曰昔孫叔敖為令尹道不拾遺民不閉關而盜自禁令尹

之治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故使得盜妾之布是使盜之與身盜  
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何罪母曰吁大王之言過  
矣昔日妾子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妾子坐絀妾子亦豈知昔  
武王有言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上下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  
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治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識  
令尹又譏寡人命更償其布因賜金十鎰母辭王曰智若此其  
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用之

江乙欲惡昭奚恤于宣王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  
安王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譽人之善于王何如王曰  
君子也近之有好揚人惡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且子



殺父臣弑君而王終不知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願兩聞之江乙謂宣王曰臣聞楚俗不聞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然乎白公之事得毋遂乎然則臣罪甚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相楚甚貴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此一口安得問之景舍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惡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該一卒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左右曰彼天下大盜何足為禮發曰此非汝等所知無幾齊師來伐王使帥師禦之兵三却賢良皆盡其計而悉其力齊師愈強於是偷卒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幃帷獻之子發發使告齊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歸之執

事明日偷卒往取其簪發皆使歸之齊帥大駭曰今日不去楚必取吾之首遂按兵而還

秦欲伐楚使使觀楚國寶器王召令尹曰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不對昭奚恤進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在賢臣非珠玉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恤為東西之壇一秦

使至恤曰君客也就上位東面令尹西面太宰子牧次之葉公

次之司馬子發次之奚恤自居西南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也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令尹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爭之難交兩國之歡太宰子牧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他國亦不見侵葉公在此理師旅以當疆國

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鋒刃出萬死不顧一生  
司馬子發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理亂之遺風昭矣恤在此惟  
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退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遂不伐楚

大司馬景舍攻下蔡踰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歸  
楚舍屬二三子而理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封之執珪子發辭  
曰夫理國立政諸侯入賓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人  
遁將軍之威也兵陣合戰而勝敵者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  
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固辭不受

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曰士卒得無患

乎對曰士卒升分菽粒將軍朝夕芻豢黍梁發破軍而歸其母  
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句踐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  
者王使人

上流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  
戰自信異日有獻一裹糗王又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  
踰嗑而戰自十倍今汝為將士卒升分菽粒汝獨朝夕芻豢黍  
糗何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安樂其上難以得勝非其道也子  
非吾之子無入吾門發謝然後得入

田忌去齊來奔宣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齊亦萬乘之  
國常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如耳齊使申繻將楚發五萬人使  
次將軍帥之至必擒將而返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

上將軍帥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則楚發四塞之內王  
自將而忌從使相國上將軍為右左司馬如此則王得僅存于  
是齊使申繻將王發五萬人果斬將而返又使田居盼子將相  
次而至皆如此忌策王至舍北面而問曰何先生知之早也忌  
曰申繻為人侮賢而輕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尊賢賤  
不肖則賢者負任是以分別而相去盼子尊賢愛不肖俱負任  
是以王僅得存耳田忌在楚齊相鄒忌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  
曰請為君留之因說宣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  
權復齊也王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不返鄒忌必以齊厚  
事楚矣田忌亡人者也而得封必德王而竭其智矣此用二

忌之道也王遂封忌江南

威王學書于沈尹華令尹昭厘惡之王好術有中謝佐術者為昭厘言于王曰國人皆謂王沈尹華之弟子王不悅乃沈尹華君子曰中謝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進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鐸椒楚人為威王太傅治春秋左氏傳初吳起至楚以左氏傳子期子期傳鐸椒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探其成敗本四十一章為鐸氏微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願以賜之恤曰郢人某氏不當伏罪宅不可得

客辭而去恤悔之因謂客曰恤不得事公公何為以故窺恤客  
曰非用故也恤曰請而不得有悅色非故而何又有燒燬弱者  
不知其人恤令吏執賊芻者而問果燒之

威王問莫敖子華曰自吾先君文王以至不穀有不為爵勸不  
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華曰君王將何問也彼有棄其爵貧其  
身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競不知所益以憂  
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王曰何謂也華曰昔者令尹子文衣緇帛之衣以  
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于王 服于天府行  
不辟人故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子文是也昔葉公子高

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相先君以揜于方城之外四封不廉  
威播于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食田六百頃  
賜六十邑故榮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  
與楚戰于柏舉兩師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車衡舉首顧  
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之亡無日矣吾將深入吳軍若將一人若  
卒一人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競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三戰入郢先  
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冒敖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彼強  
敵而死一卒也不若奔走諸侯于是羸糧潛行上峭山踰深谿  
七日而薄于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十日不得告水漿



不入口秦王聞而趨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救蘇  
飽秦王親問之子誰對曰臣非異也楚使新造盤尹救蘇吳人  
敗楚寡君身出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急且求救秦王遂發戎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虎與子滿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  
而大破之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楚謂救蘇是也吳師  
入郢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君而有孤楚國社稷  
其庶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于大江逃雲夢之中昭王  
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廬山中至今無

他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此之世焉無有邪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而楚士約食憑而能立軾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弗內死之可惡斷而弗避華聞之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弗好耳若明君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也

懷王時張儀在郢貧其舍人怒之欲歸儀曰子又必為衣冠之弊故欲歸也子待我為子見王當是時南后鄭袖貴寵張儀見王王不悅儀曰王無所用請臣北見晉君王曰諾儀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金玉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儀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間非知而

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寡人獨何不好色哉乃資之珠玉南后鄭袖間之大恐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竊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有金五百斤張儀辭王曰天下門關不通未知皂白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請曰非存他人于此願王召所便習王乃召南后鄭袖儀再拜曰儀有死罪于王王曰何也儀曰臣遍行于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莫如此兩人矣

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于上柱國吾得曰奈何對曰王大  
王而好小智游說之士率皆欺王請為公說王曰諸侯之士多

圖大王以虛名而無其實吾得出于晉國好廉而善劍不如使其掌客則說士莫欺王者得必殺之何遂言于懷王王從之得果大重

柱國淖齒得罪于懷王騰游為齒說王曰秦有上郡午者重工之戰謂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金之不勝火必矣秦不聽果戰不勝今午又謂秦王必與楚戰今楚夏正而危其柱國此所謂火自滅也王懼因復淖齒

富摯有寵于懷王黃齊惡之楚人說齊曰公不聞老萊教孔子事君乎曰見君之車則下見君之位則趨王愛富摯而公不善是不臣也

王子蘭為令尹使上官大夫靳尚譖屈原于懷王王遷之江南  
原既放遂遂作哀郢其辭曰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憊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  
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浦而去閭兮招恍  
惚之<sup>其</sup>焉極檝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  
兮涕淫淫而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  
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容陵陽  
侯之汎濫兮忽翱翔而安<sup>焉</sup>薄心絳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將運舟而下流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余逍遙而  
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望<sup>也</sup>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登大壻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  
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馬至今森南渡之馬如曾不知夏之  
為正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  
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  
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佗條而舍感外承驩之灼灼兮謀在  
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輒之堯舜之抗行兮瞭  
杳杳而薄天衆護人之嫉妬兮被之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愉之  
修美兮好夫人之抗慨衆踳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返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孤死必首正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懷王留秦時太子橫質齊請歸齊閔王曰與我東地則歸子太子用太傅慎子計許之太子歸卽位是為襄王齊使車五十乘來求東地王患之以告令尹慎子慎子對曰王朝羣臣而問之上柱國子良入曰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不與不可以為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也攻之武也昭尚進曰萬乘者以地大故也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臣請勿與而守景鯉進曰不可與也雖然不與負不義于天下臣請西索救於秦既罷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慎子皆用之王可遣子良以五十乘獻地于齊明日使昭尚為大司馬守東地又明日遣景鯉索救于秦于是子良獻地于齊齊人以甲受之昭尚受死守不與齊

王問子良子良曰尚矯也齊王興師攻東地未涉境秦以五萬兵臨齊右壤責之曰隘楚太子不仁欲奪之東地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請戰齊懼而退于是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襄王與宋王遊于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變化無窮王曰何氣也曰昔者先王遊于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 停詳而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我夏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摘而為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于高唐願薦寢席王因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蒙之踰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寡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



之間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隅高唐之阻朝為行雲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乃為立館號曰朝雲

王曰願子賦之以為楚志

賦見襄陽耆舊傳與本賦小異故更錄之也

宋玉初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之曰先生何說之不揚計畫之  
疑乎玉曰不然子獨不見玄猿乎當其桂林之中芳華之上從  
容遊戲倏忽往來雖翠蓬蒙不得正目而視及其居枳棘之中  
恐懼悼慄眾人皆得意焉夫處女女不便豈可量功擬能哉玉之  
見王因其友及不見察乃讓其友友曰薑因地而辛婦人因媒  
而成不因媒而親子事主未耳何怨于我玉曰不然昔宣有良  
兔東郭駿一旦而走五百里有良狗韓子廋亦一旦而走五百

里使人遙見而指屬之則雖韓盧不及良兔躡跡人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今子孰屬我躡跡一而蹤耶其友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于雲陽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者上坐王因曰操是大阿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歎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俊士猛毅臯陶嬉大至號權覆思鋸牙一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王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跨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畏據地跫天迫不得仰襄王登雲陽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

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神矣  
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是故卑  
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  
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  
為小言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體輕蚊翼  
形微蚤鱗聿違浮踊凌虛縱身經遊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綿  
乍見乍泯唐勒曰枿飛糠以為輿剖糝糟以為舟泛然投乎盃  
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皆以顧盼附蟻螻而遨遊集寧隱  
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乎蠅鬚宴于毫端烹風腦切  
蟻肝會九族而同齋猶委餘而不殫宋王曰無內之中微物潛

生此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于太虛之域出  
于未兆之庭織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  
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  
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于玄洲止而並見于襄王登徒子曰夫  
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徒曰夫玄洲  
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蟻釣若細針以出三尺之  
魚于數仞之下豈可謂無術乎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  
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焉足為大王言乎臣所謂善釣者其竿  
非竹其綸非絲其釣非針其餌非蠅也王曰願遂聞之王曰昔

元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釣祿利為餌  
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王而孰能察之王曰迂哉  
言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耳昔殷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  
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  
其罰其釣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  
夫竿折綸絕餌墜釣決波湧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道其釣術  
也今察玄洲之釣左挾魚留右執槁竿立于潢汙之涯倚乎楊  
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鱖形容枯槁精神憔悴樂  
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而已王又何稱焉王若建

堯舜之洪竿據禹湯之修鱗投之于清沉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鈞不亦樂乎

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累害此君子之行王復問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其貸人不報不責飲食人不使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尚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莊姪者襄王夫人初秦欲襲楚使張儀行賄令左右說王曰南遊于五百里甚樂王欲往縣邑之女莊姪謂其母曰王好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秦又賂左右以惑王觀其勢已出姦臣必待敵國而發謀王殆不反願往諍之母曰汝嬰兒知諍

乎不許姪乃逃以竿為幟王出姪持幟伏道路車至姪舉其幟  
王怪而問之對曰妾縣邑之女言隱事于王懼蔽不剋敢以幟  
見王曰爾何以戒寡人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內崩而王  
不視王曰何也姪曰大魚失水王去國五百里有龍無尾者春  
秋四十而無太子墻欲內崩者秦人及問王之及此三難以五  
患宮室相望城居濶一土木繡人民無褐二百姓荒饑飽  
馬餘秣三邪臣在側賢者不用四奢侈踰制王室虛空五不亟  
返禍及矣王命從車載之立及國既至國門已閉及者已定矣  
遂發鄢郢之師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渚宮舊事卷第四

青芝山堂鈔書

漢氏 魏氏

秦昭王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守楚有舊郢縣遂  
分為臨江俱隸南郡至漢景帝改臨江為江陵始秦置監御史  
掌監諸郡漢仍秦制置荊州荊州刺史居南郡與太守並始大  
守總屬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陽武陽江夏等七  
郡漢靈帝時昇刺史為牧移鎮襄陽唯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籍功共敖  
為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為王漢高帝五年遣騎都尉靳  
歙擊尉兵敗柱國大司馬已下八人皆降虜王至洛陽共氏



遂絕後以國為南郡

臨江王榮景帝太子廢為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官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至今江陵北門塞而不開蓋傷王不令也

秦豐南郡人少有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丘自稱楚黎王盡有南郡之地光武建武四年遣將軍岑彭朱祐相繼討之數年乃平十一年以誅虜將軍劉隆為南郡太守數歲坐懇田不實免官

郭賀建武中為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特異及到官有殊政

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局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巡狩  
至江陵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露  
冕令百姓見之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相示莫不  
榮之編也

法雄明帝時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居 增益郡濱帶江沔又  
有雲夢藪澤未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  
者甚衆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  
者至治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仁澤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  
忘其義記到其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狼稍息人以  
獲安在郡數歲以豐稔後卒官

劉度桓帝延熹初為刺史五年武陵蠻夷反侵掠江陵度及南  
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帝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帥  
十萬人討之緄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  
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緄至荆州賊聞悉詣營道乞降  
進擊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數萬人荆州平詔賜錢一億  
固讓不受推功于從事中官應奉薦為司隸上書乞骸骨朝廷  
不許監軍使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  
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會江南盜賊復起遂策免緄  
胡爽南郡人為郡主簿時武陵六千人來南郡太守李肅策  
馬欲走爽叩馬諍之肅拔刀向爽曰椽促去爽促馬不去曰為

臣之道死不忘忠若先殘殺當于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肅遂  
殺之而走桓帝徵肅伏法

度尚延熹五年代劉度為刺史

尚博山

劉度之敗也桓帝詔公卿

舉任荊州者尚書朱穆薦尚自右校令擢為刺史尚至州躬率  
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諸夷明設購賞大破長沙武陵桂陽宿賊  
降者數萬人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後徵還京師頃之荊州兵  
朱蓋等征戍久財費不贍忿悻復作亂與賊帥胡蘭

蘭等首十級餘賊散走復拜尚荊州刺史頃之為交州刺史張  
磐所言徵入被罪先有功得原以天水趙凱為刺史

胡廣南郡華容人

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

六代祖剛字君

華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逃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省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于牖間密占察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累拜太尉封安樂侯在公台卅年歷仕六帝禮遇甚優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拜太尉又為太傅摠錄尚書事年八十有二薨京師諺曰萬事不治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或云廣本黃氏

子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于瓠投江中胡忠見瓠流下聞有小兒啼因取養之

王業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將出行部常浣濯潔齊類告上帝后土曰開誘愚心使理于衆殄除貪殘剪滅奸惡不酷人不失理江南多咒詛毒螫之患及化之流也山陸無蝮蟲豺狼水無鯨鯢短狐風波不勤人無禍厲行部遇疾卒于枝江亭中有三白虎低首曳尾至于喪側及喪發追送踰境忽然不見永元十八年百姓立廟于百里洲上號曰白虎王君每舟船上下能為風濤至有牛羊之濤積骨如山

李固順帝時荊州刺史先有盜賊彌年不定 固遣吏勞問

境內赦其前愆與之更始于是賊帥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厚遺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王叡獻帝時為荊州刺史叡先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董卓專政叡舉兵欲以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得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交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恡便開庫使自視之知有所遺否兵進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未賞

孫府君何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生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者也

劉表自北軍中候代叡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不能得至江陵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與其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曰理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率而貪暴越有素所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不道拔其才用威德旣行無不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



襲取其衆江南悉平 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遂治兵襄陽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年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謂表妻卒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卒地始歸曹公也是時華容女子忽啼呼曰當有大喪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云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襄陽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跡而表果卒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魏武卒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為刺史劉表為荊州太僕趙岐謂車騎將軍董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曠地勝西通巴蜀南達交趾年穀獨登兵民差全岐雖

迫大命猶志于國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  
詣洛陽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岐以老疾遂留江陵年九十餘建  
安六年卒葬故郢城中岐先為壽藏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像  
于墓中居于賓位為己像居于主位皆自為贊勅其子曰我死  
之日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葬  
下訖便掩

江陵徐母資產巨萬劉表初為荊州母以家財至南陽迎表表  
遂問所欲答曰素以賣豉為業者無兒息但願生不為官吏所  
侵死得一塚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葬江陵西江岡表勅郡  
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因呼為豉母云

劉備獻帝建安十三年與吳周瑜破曹操于烏林曹操退保南  
郡使將軍曹仁徐晃守江陵城操徑自北歸備周瑜程普進攻  
南郡瑜與仁晃相對各隔大江備與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糧  
多足為疾害使張翼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  
夏水入截仁後夏水在江陵東三十里今謂長夏口仁聞吾入必走瑜乃以二卒  
人益之仁遂退瑜又敗之仁棄城走孫權以瑜為偏將軍領南  
郡太守屯據江陵備詣權請求借荊州權欲不與魯肅曰不可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并荊州恩信未洽宜以  
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權從之備遂領荊州牧  
治公安操聞之方作書落筆于地周瑜疾困上牋于權曰曹操

在北疆場未靖劉脩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虞至尊垂慮之日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死不朽矣瑜卒遂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為荊州都督屯江夏令程普領南郡頃之權又以江陵與備魯肅遂屯陸口徵程普領江夏十九年備西取益州留將軍關羽守江陵備既定蜀權求長沙江夏零陵三郡備不承旨權怒遣將軍呂蒙率兵進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魯與羽相拒羽責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塊壤而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者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

所不愛土地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愆德墜好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不忍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操入漢中備懼失益州遂遣使分荆長沙江夏桂陽以東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西屬蜀焉

關羽建安十九年以劉備命鎮江陵廿四年羽圍曹仁于樊曹操遣于禁救之羽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時蒙在陸口初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蒙上書于權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家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必徹備兵盡赴襄陽因襲其虛空則南郡可下羽可擒也權從之羽果徹兵赴樊蒙至尋陽伏其精兵于鱣艘

中使白衣人操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時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得翻書流涕而降蒙遂將仁至南郡太守糜芳守城蒙以仁視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燒軍器羽以責芳羽出軍後芳與士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至是遂降呂蒙入據江陵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官鎧雖公家器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給衣糧

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途遽入與蒙相聞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士無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追兵圍城羽偽降立旗城上象人形因遁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及子平皆獲斬于臨沮荆州悉平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于公安大會蒙以疾辭權笑曰擒羽之功子明謀也大功已成慶賞未行豈悒悒耶乃增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部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邦內有

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權欲見顏色恐勞動嘗穿壁瞻之少能下食則喜不則吐惜不寐其愛重如此竟卒于公安

朱然代呂蒙假節鎮江陵初呂蒙病篤權問卿疾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瞻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權從之魏黃初五年文帝遣曹真夏侯尚張郃攻江陵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脩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權遣潘璋楊粲解圍而圍不解然城中兵多腫病可戰者裁三千人曹真等起土鑿地立樓櫓臨城弓弩雨射士皆失色然晏然無恐意方厲將士伺隙攻城西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未退江陵姚泰領兵脩城北



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圖內應垂發覺露然乃戮泰以徇真等竟不能尅乃徹攻退還然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

潘濬荆州人劉備領荆州以為治中從事備入蜀濬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尅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濬面着床席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而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却俘武王以為師彭仲爽申俘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猶不然未肯降耶以孤異古人之量也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累遷太

常卿

諸葛融為奮威將軍公安督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賞高  
談休假士卒或不遠千里而造馬每會輒歷衆賓各言其能乃  
連榻促席量敵選對有博奕樗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于是甘  
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終日不倦兄恪為孫權所誅使  
將軍施績等取融先是公安有靈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  
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是融果刮金印龜服之  
而死

召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毅然獨立有不可奪之  
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徐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

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因病退歸江陵吳平後建威將軍王戎薦偉太康二年詔曰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朝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任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身偉遂佯狂及不受晉爵年八十三終于鄉里

陸抗為吳荊州牧治江陵羊祜為晉荊州刺史治襄陽祜每與吳人交兵先告戰期不為掩襲邊人于吳境刈穀為糧送絹償復雖獵常止晉境吳人服其義呼為公抗誠其戍保境不相侵盜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使命交通抗有疾祜遺藥抗即服之左右止抗抗曰羊祜豈鳩人乎時人比之華元子及吳將有降晉者祜輒任其所適若欲返吳便有祖道吳將有

二兒在境上戲為枯軍所掠其父發哀行喪經月枯慰勞歸父感其德率眾二千人降之抗歎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境界

杜元凱為晉荊州刺史治襄陽平吳之後預自攻江陵城城上人以葫蘆繫狗頸抱狗示之元凱病瘵故也元凱大怒及江陵破殺城中老少血流霑足後元凱死其人莫不稱快

襄陽音舊傳云元凱

性剛下敬為百姓



渚宮舊事卷第五

晉代

王澄為刺史始治江陵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為治所漢末劉表作牧阻江南宗賊遂鎮襄陽由是魏刺史皆因之蓋郡城之南已壓吳境故也吳置軍督于江陵陸抗遷治

樂鄉樂鄉在江南去江陵五十里晉初羊祜杜預劉弘等皆治襄陽陶侃治

江陵末年以去都偏遠遷巴陵庾亮遷武昌庾翼遷襄陽桓溫

治江陵桓沖遷上明王元達名宣宣宗廟諱今稱其字也復治江陵自元達

後歷宋梁陳隋唐不改

王澄愍帝永嘉元年代劉弘為刺史領南蠻校尉移治江陵卒弘

後以高密王司馬簡為征南將軍鎮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襄陽以澄為荊州刺史治江陵是也

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其戲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劉琨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

答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畧不致意擢順陽

人郭舒于寒悴之中為別駕委以州府京師危逼澄率眾將軍

赴國難次江陵而飄風折其節柱會京兆人王如舉反南寇襄

陽澄前鋒至宜城時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簡為征南都督襄陽不領荆南

刺史澄遣使詣簡為如舉黨嚴疑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

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城破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

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讓讓糧運不贍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一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襄者與士人  
忿爭遂至殺縣令屯集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  
澄偽許之既而襲之于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于江  
于是梁益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弼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  
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  
奕數十旬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  
詹驟勸不納于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  
得後出軍擊杜弼次子于作塘山簡叅軍二冲叛于豫州自稱荆  
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奔益中郭舒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



醜奈何自棄澄不從竟為王敦所殺

宋殿荊州人常以酒犯王澄澄叱左右扑殿郭舒厲色謂左右使君醉奴輩何敢妄動澄大怒曰別駕狂耶枉言我醉因遣灸

舒眉頁插鼻舒跪受灸者澄意釋而殿得免

出鄧梁記

陶侃愍帝建興元年代周顛荊州時杜弢杜曾及故鎮南府衙門將胡元皆寇荆土侃悉討平之數年遷征南大將軍襄陽昭帝時又代王舒為刺史治江陵勤于吏職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答還筆翰如流未嘗曠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供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

于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為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吏將悉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即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送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收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之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豐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代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之類

皇甫方回謚子也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闔  
門閉居未曾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  
南土人宗之陶侃禮待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冠服望門輒下車  
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止之曰  
吾聞敵國滅謀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無與二欲無危其可得  
乎侃不從而行敦果累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至荊州大失物情  
百姓叛廩迎杜弢廩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  
不來詣已收斬之率土華夷莫不流涕也夏侯弘為征西參軍  
自云見鬼嘗于江陵見一大鬼捉刀戟急走小鬼數百隨之弘  
畏懼避于道左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弘曰

此矛戟何用曰以殺人若中腹者輒死餘不一死弘曰治此病  
有何方鬼曰殺烏雞薄之必瘥弘曰今欲行何方當至荆州揚  
州時三州皆有心腹病無不死者弘行江陵殺烏雞薄之十生  
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弘之由也

庾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如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  
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忽失  
所在

桓溫穆帝末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庾翼為荆州征西將軍都  
督荆雍梁益六州郡習鑿齒為西曹主簿溫平蜀後將有大志  
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祚運答曰世紀方永溫不悅異日送

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  
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禮祿曰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且齒問  
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買棺耳齒曰君幾誤  
死君嘗聞千里之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  
中寶是聽君去耳星人喜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  
答之溫笑曰鑿齒鑿齒憂君誤死君定誤活然三十年看儒書  
不如一詣習主簿後為治中時未三十州謝溫牋曰不遇明公西  
州老從事耳

伏滔青州人為荊州刺史習鑿齒州人為治中于桓溫座共論  
青楚人物滔以春秋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窳戚凌參五人逢

廿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新美大夫田  
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子田光顏歎黔子於陵仲子王斗叔卽墨大  
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東方朔安期先生後  
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鄭康成穰正平魏時管幼安華  
子魚徐偉長伏高陽此皆青土之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為神農  
生于洽子中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鷄鳴  
之篇子文叔敖善與管嬰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  
漢陰丈人之折子貢與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連  
不及老萊夫婦田光之不及屈原鄧禹卓茂無敵于天下管幼安  
不勝司馬德操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于魏朝

樂令無對于晉世昔伏羲葬于南郡少昊葬于長沙虞舜零陵  
比其人則標的如此論其土則群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  
所歌尋其事則未有黃巾赤眉之賊此行如青州耶

習鑿齒為主簿從桓溫出獵時大雪于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  
出伺視之一黃物射之應箭而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帶絳  
繒香囊

車胤南平人今公安縣父育為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

忌之難置郡澧陰是時胤年十餘歲胡之每出于籬中見而異  
焉謂其父曰此兒將致高名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後胡之每  
遊集恒命之胤博覽不倦家貧不恒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

螢火以繼日焉桓温出荊州取為從事歲中至治中每有盛坐  
肩或不來皆曰無車公不樂後入為選曹尚書

王子猷為桓温參軍常云卿在府久皆當料理初不答直高視  
以手板拄額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羅含為桓温從事温令檢校江夏守謝尚含既至初不問郡事  
遙就謝之數日飲酒而還桓問有何事曰不審公謂謝尚何  
如人桓温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  
故含一無所問桓竒其意而不責

羅含為別駕以厦舍暄擾江陵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床  
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桓嘗與僚屬宴會含後至温



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松竹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見重如此

郝隆為桓温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大會參佐令賦詩作遲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濯清池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温云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得蠻語温大笑

謝安始有東山之志後桓温為荊州辟征西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問而問謝藥又名小艸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答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艸謝甚有愧色温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安初

為桓溫所辟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  
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  
如卿何安有愧色既到江陵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  
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溫詰安值其治髮安注遲緩久  
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久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見重如此謝  
奕為桓溫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情嘯咏無常溫常曰我  
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庭禮嘗逼溫酒走入南郡主門避之  
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溫在鎮卅年叅佐習鑿齒袁  
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郁起伏滔謝奕顧愷之王  
子猷謝玄羅含范汪郝隆車胤韓康等皆海內奇士服其知人

孟嘉為溫從事問嘉酒有何味而嗜之嘉笑曰公但未知酒中  
趣羅友家貧乞掾祿于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  
才許而下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桓溫為坐飲別友亦被命至  
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性嗜酒昨奉教旨出門于中路見鬼耶  
掾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始終慙回以還  
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友在溫府溫與車騎王洽集別友不被命而自進坐良久  
辭出溫曰卿向欲諮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美一生未  
曾得故冒求前耳無事可諮今已飽不復須任了無慙色友與  
兄崇及甥習鑿齒同為溫從事

友墓在公安縣南也

王珣太原人為征南王簿在温坐朝習鑿齒曰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讎齒應聲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桓温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云若能目此城者賞顧愷之為參軍在坐目曰遙望層城樓丹如霞温卽賞以二婢

桓豁哀帝二年代兄温為刺史温徵入揚州累加征西大將軍

司空有惠政所住舍中見一人形長餘夜夢曰我龍山之神

也來無好音使君心旣貞因今自當去耳後卒無異徵荆人遂

于龍山立廟今號為征西之神在鎮有參軍以五月五日鸚鵡

剪舌養之令學語後于豁會並學坐客有一客躡鼻遂入瓮中

語與躡鼻者不異顧參軍善彈琵琶鸚鵡每立聽移時主典盜

牛肉密白以新荷裹置屏風後盜者以湯波殺之參軍恠借白  
司空請殺主典司空教曰原殺鸚鵡之罪合致檢治然不可以  
禽鳥之故而殛人于典法可五歲刑之

劉盛之南郡人少日有肥遁之操司空桓豁在荆鎮親詣其廬  
必鑿坏而去未嘗見之後豁與上佐遊靈溪盛公從市還著白  
帽布裙以杖荷履忽來訪豁豁大喜道與畢負荷而去觀  
者嗟以為非世中人

桓石虎虎有材幹矯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于獵園中見猛獸被  
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拔箭石虎因急往拔得一箭猛  
虎跳石虎亦跳高于猛虎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有患瘡者謂曰

桓石虔來以怖瘙者多愈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  
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眾甚異之  
都督曰汝若須活遍拜眾人牛涕隕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  
得啓遂殺牛冲聞之大怒督斬一痛加鞭罰

冲孝武大元二年代兄露為刺史車騎將軍都督荆江交廣七  
州加侍中時苻堅強盛冲以逼近寇境欲移鎮江南乃上疏孝  
武曰自此中興以來荆中州有鎮宜迴轉州亡兄温以石季龍死  
經畧中原因江陵路梗即之鎮事與時遷世勢無常定且兵者詭  
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陵南輕戍江南州房陵縣界地名上明荆

志云上明明中明下明 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城已  
謂之三明明猶渠

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已北堅  
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情撲剪為易臣司在閩外

輒隨宜處分于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守江夏

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臨江去俄見一人持半

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

姓字稱道劉道一云字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對劉既知張銜命問

安王文度並佳否張甚欲語言而劉了無留意既進鱠便去出

云向得此魚觀君船當有鱠具是以來耳張乃追至劉家為設

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欲飲對劉便先起曰

今日伐荻不宜久廢亦無以留之

桓冲請劉麟之為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于樹條桑使者  
並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之大愧  
于是乃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  
之入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父辭曰若使從者  
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族信義著于群小  
凡厮伍之家婚嫁喪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  
人物來往無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  
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家百里一老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  
誰當主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之麟之先聞其患故往候



之值其命終麟之乃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以壽終  
鄧燦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命桓冲厚禮請燦為荊州別駕  
燦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南郡劉尚公亦有高名謂燦曰卿道廣  
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燦答曰足下可謂有志于  
隱道朝亦可隱市本可隱隱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無以難之燦亦于此名  
譽減半著晉紀二十篇

桓冲為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于朱衣  
上過桓式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下拂地式  
意譏不着冲云我猶患其太重

苻堅舉國內侵謝安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拒之桓冲召佐

史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唯遺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少天下事可知吾在左社矣俄而東信至冲正獵聞淮上大捷語左右曰群謝年少大破賊因慚耻發病卒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瞻送號哭盡哀桓石民大元九年代叔父為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有善荆人歌之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既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寔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禱請即時就輦至齊末像嘗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役必

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為靈應也

桓凱大元元年為巴東太守家在江陵乳母姓陳陳兒道士隨  
凱之郡墮瀨而死陳夜忽夢道士衣冠盡濡自說至峽溺死經  
三日信到如夢陳出渚遠見一尸隨流而下形體壞不可識母  
悲眠復夢道士云故出而不見取今便長逝驚悟以岸尋求至  
江津亭渚得之殯斂畢道士形現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廿  
日故得暫還母哀哭輒有一黑鳥以翅翻掩其口舌上遂生一  
瘤以此不復得哭

王元達大元十四年代桓石民為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建武  
將軍假節元達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

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桓玄襲封南郡公在江陵負其奕葉故義常以雄才駕物元達每裁抑之玄常詣元達通未及報乘輿直進元達對之鞭門幹玄怒去之元達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嚴蓋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元達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日不醒或裸形體而遊每數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恠元達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元達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左將軍謚曰穆元達在鎮母范氏嘗有患請法簡道人讀佛經每上高座輒見一鬼長丈餘來倒經卷如此信宿因移精舍誦咒鬼亦隨之未

幾元達母及簡相次而卒

殷仲戡大元十七年自黃門代王元達為刺史振威將軍節

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戡每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粒落席

輒拾噉之雖緣率物亦緣真素每語子弟云人忽受任方州謂

我豁平昔特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擯其

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

號寧遠將軍

南郡公桓玄在江陵說殷仲戡舉兵內向以誅中書令王國寶

為名又云宜遣王恭興晉陽之甲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人之

衆順流而下僕等亦皆投袂無不嚮應此桓文之舉也仲戡從

之隆安二年使襄陽太守楊佺期將兵五千人與之俱為前鋒  
東下屢敗王師朝廷深憚之乃發詔和解各加爵祿仲戡受詔  
罷兵

顧愷之為殷仲戡參軍善丹青在荊州常悅一隣女挑之不從  
乃圖其形于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之遂密去針而愈欲圖殷公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謂眼  
疾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殷乃  
從之

仲戡有才氣少與弟仲戡但知名戡為荊州覬為南蠻校尉及  
仲戡將興兵內向告覬欲同舉覬不從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

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非藩屏之圖也晉陽之事宜勿預之仲  
戡不從覲知戡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托疾不還戡聞其疾  
病出省之謂覲曰兄病殊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  
滅門幸熟為慮仲戡竟有桓玄之禍覲尋以憂卒

玄在殷坐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云白布纏棺  
樹旒旒仲世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又作危語玄曰矛頭折來米劍頭  
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云井上轆轤卧小兒殷有一參軍  
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勿逼人

玄隆安三年殷表為荊州四郡都督時荊州大水平地三尺殷  
賑濟飢人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殷遣軍數道拒之為玄

所敗殷出奔鄆地玄追兵獲之見殺于柞溪

在渚宮北七十五里俗訛呼為柞

遂自為刺史羅企生自著作佐郎為殷功曹後表為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攻殷殷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殷多疑少決企生深憂心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殷更敗走文武無送者唯企從馬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抱之愈急殷于路待人之企生遙呼曰死生是同願少見待殷見企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無不詣者企獨不往而營理殷家 或謂之



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正色曰  
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  
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  
企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如企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存  
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晉文帝殺嵇  
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母老玄許之又引企于前謂  
曰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  
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  
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先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  
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母胡氏及遇害卽日焚之

劉邁為殷仲戡中兵參軍桓玄在江陵橫恣甚士庶畏之過于仲戡玄曾于仲戡廳事前戲馬以梢擬仲戡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戡為之失色玄出戡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客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詞折戡而不悔仲此便令邁下都以避之及玄得志果令召之邁至玄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袿與邁為三玄甚心以為刑獄參軍

殷仲戡與桓玄共藏鈎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參軍屬疾在解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鈎顧云賞百疋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

桓玄在南郡 居常出詣殷荊州于鶴穴逢一老翁驅青牛形  
色瓌異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駛非常因息駕飲  
牛牛送入水不出桓使人覘守經日絕迹當時以為神物

桓玄常登江陵城南門樓謂坐客曰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  
沉吟良久隨而下筆一座之間誄已成玄初領荊州二府一國  
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板並入玄在廳事上板至則荅放後皆  
粲然成章不相揉雜也桓玄為都督性好獵每事出車騎其盛  
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或行陣不整麇兔騰逸參伍無不繫束  
桓道共其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  
中玄問用此何為荅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手因此小差玄

常作龍山獵詩其序云故老相傳天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  
旱宵往畋之其假仁狗欲如此桓氏世莅荆土在鎮兼太尉弟  
豁兼司空征西冲車騎豁子石民石綏石康豁孫振冲孫謙子  
芝凡九人皆刺荊州自古所未有也



渚宮舊事補

晉

司馬休之為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床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鞣之即不動鞣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江陵趙姥以沽酒為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酌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宋

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劉廓為荊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廓生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曰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戴承伯元徽中買荊州治下枇杷寺其額乃誤東空地為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龔本居此宅若何為強奪承伯曰戴瑾買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知之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為之動旬日暴疾卒

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卒于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擊苦復勤劇理墨又云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今兒累窮弊乞為嚴執法崇曰卿可作書士云向不費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詞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

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



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緣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  
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  
萬錢

江陵黃山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頭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  
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

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為栴  
竹遂漸生枝葉長數尺扶踈蒼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為吉祥俄  
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一日  
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

齊家為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理玄奧又說人之灾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恠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着道服戒勿納之真變服奄至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為宣氏妻

齊

隋王當率佐使<sup>使</sup>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謝過設祀積日方愈

襄陽盜殺楚王家獲玉履玉屏風青絲編簡盜以火自照王僧  
虔見十餘簡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闕文

### 梁

安城王蕭傾欽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  
博西立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傾欽以文詞  
擅名所敵擬者惟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  
傾欽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  
獨步來衆賓皆舞柝以為笑樂

劉之亨任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  
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

謝云當令君延壽一筭

唐

王栖巖自湘川寓江陵白鷺湖善治易窮最律候陰陽之術所居  
桃李手植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人比之董奉栖巖笑曰吾獨  
利其花核殊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著為人決  
事取資足一日為生則閉齋治園大曆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  
著卦成參驗其手年栖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于道  
老父出栖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栖岩甲子乃  
歎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出入鬼鑿死復何恨乃沐浴更  
新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

王鏡

王鏡

